



金陵集  
七

題跋  
雜著  
祭文

~16  
2323  
7

卷十二



和  
2323  
卷/2-7

金陵集卷之十三目錄



題跋

書金文忠公壽恒筆蹟後

寄所軸跋

宋文正公時烈簡牘帖跋

書近庵尹文貞公汲筆札後

題弟子院詩後

題吳士執允常筆札後

題太學唱酬集後

題李元履顯綬詩藁後

三真帖跋

又跋

伽椰二帖跋

遊山題名記跋

書頃刻碑後

又題

書王流洞題壁記後

金國器載璉書簡帖跋

題俞文翼公拓基簡牘後

書金忠毅公文起遺事後

金知縣相任農政書跋

書李參判翊模蒼谷詩抄後

遁村四景圖跋

芭西李判書集斗東遊詩軸跋

書崔淳翁永元傳後

詩選跋

書陸奏跋帖後

瘠源系譜紀略跋

雜著

工筆筒銘

磁硯滴銘

黃翼成公犀帶銘

御賜玉圈銘

對善惡報應問

為人難說贈南童子漢寧

金文忠公壽恒畫像贊并序

李文正公粹畫像贊并序

清潭大師法相贊并序

金舜弼龍行傳

崔七七傳

權忠毅公應銖傳

論宋生奎輝孝行狀

權心源趾淵哀詞

雜說二首

金陵集卷之十三

宜寧 南公轍 元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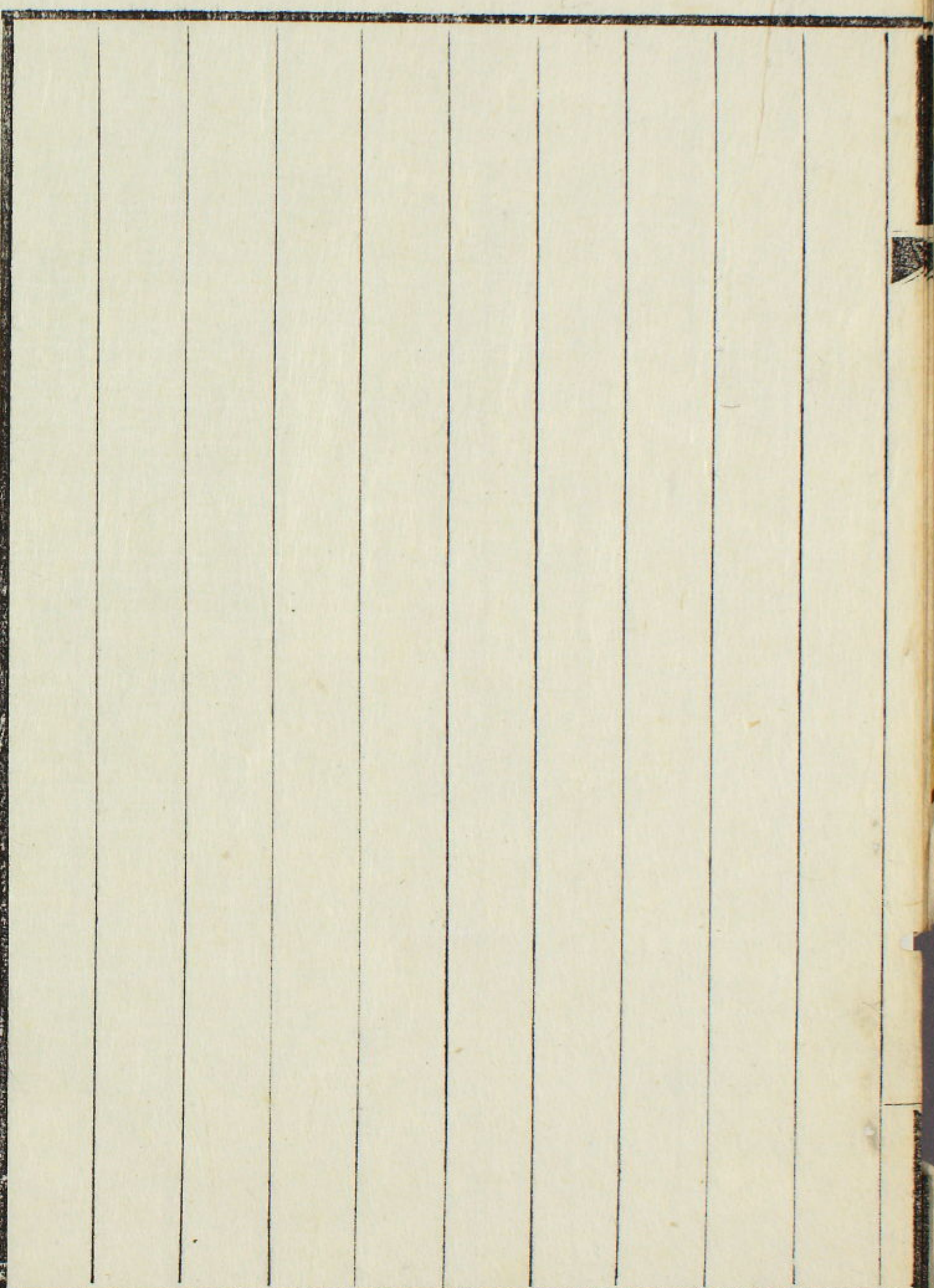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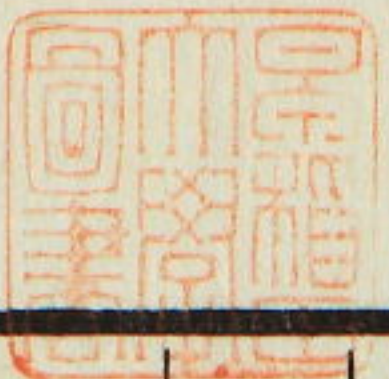
題跋

書金文忠公壽恒筆蹟後

右故丞相文忠金公與余高祖文憲公所嘗往復書也二公俱以文章名節歷事 四朝為名臣觀乎此可以想其人而知其交焉宜陽南公轍書

寄所軸跋

歲已亥夏余與李懋官朴次修宴集于友人朴山如之寄所園亭時天大熱數子者就古松之下芭蕉之



蔭或披衣而坐坦腹而臥取酒飲至醉醉後劇論天下文章高下事是非慷慨以泣意氣可樂也既而山如更市酒使客益醉出金牋若干幅求詩爲此軸屬余跋尾盖山如端直能世其家而懋官次修俱以文章入燕京與秋庠雨邨墨莊諸名士游者也

宋文正公

時烈

簡牘帖跋

右帖十一幅皆先生手書也先生道德如泰山喬岳爲王者師矣書固餘事也譬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而已歲己亥秋遇士執鄉校坊第得覽此帖盖所與往復者皆當世賢人君子自任以世道者而觀

其在朝在野與夫困危流竄至死而不忘者其言皆出於焉 國家惻怛之苦心也可不敬歟嗟夫余生晚矣恨未及執贄於其門也已

書近庵尹文貞公

汲

筆札後

右公與余書也公與余先人俱立朝友善一日公退過建德坊第亟呼余索所爲長短詩行而讀之撫頂歎曰此他日必大名者也仍謂先人曰公其無憂矣後數日遺此書以奉使北京時所得霜毫紫玉墨賜之時余年七八歲尚幼留其物不復其書公又使人趣謝曰長者與童子戲可乎歷 英宗至 當宁今

爲十九年而其書尚在篋笥時時出而覽閱不覺泫然也嗟今之人其風流愛後生小子有能如公者乎况公在 先朝以善筆札名尤可重也乙巳三月清明日書

題弟子院詩後

聖上五年余與閔聖能李元履韓子定集城北金氏之弟子院爲進士業時或攜酒挈投壺披襟於古松之園納涼乎清風之館詼調諧謔其間凡五十日得詩共三十二篇至今四年之間聖能元履落落游四方余與子定亦不成進士在京師雖欲與三人者復

爲集處舉一觴相屬不可得也元平題于碧芭蕉下

題吳士執允常筆札後

嗚呼以吳士執之學問文章不克施於世者豈非天哉余於士執年甚少待士執爲師而士執之視余如兄弟今其人不可見矣雖其隻字片墨留在人間者足可貴重也况士執與余交最久所嘗往復筆札甚多而視其書點畫無尺寸放過者亦可知士執之所存也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今士執旣歿又安得久而敬者耶

題太學唱酬集後

聖上八年余與金國器朴山如遊太學相與唱酬爲此集其意氣跌宕可喜也明年國器隨其大人公入燕京余與山如送至驛亭以歌詩相贈未幾國器歿余與山如又以詩哭之并以錄之合爲一集觀於此數年之間會合離別與其死亡之感何如也

題李元履

顯綬

詩藁後

余友人李元履性清淡雅喜詩業之且有年矣竊嘗論詩者感於情而形於聲者也故內可以見性情之邪正外可以觀治道之污隆治詩者不可以不擇也元履之詩詞淡而旨古務出胸中之言言盡而止故

及其發而形於聲也俯仰曲折雍容揖遜鏗然有治世之音非如近世操觚家務爲新巧而自好者也余與元履遊久矣其平居咳咤笑談無往而非其詩也然讀其詩而其人可知卽其眉宇而其詩亦可知也斯可謂可與言詩已矣己亥仲冬余與元履夜宿山房梅下篝燈相照耿耿然也仍相與酌酒縱談詩道會元履出囊中詩藁求余爲文遂書此以歸之

三真帖跋

三真山水世言絕佳尋真猿鶴洞其尤者也丁未之秋余自瑯琊攜琴笛游三日每遇瀑布樹石得意處



輒題詩詩凡七篇知縣金公及士樹相繼和之爲此帖大抵三真之名過矣自嶺以右山水重濁見者易厭而入此區得結撰清爽意想快適然後始稱賞之也人之超然自拔於衆者多類此不可以不知也元平題于凝香閣中

又跋

花林洞居三真之一余時未及游而有詩者山水之境已具胸中爾世之不知遊者輒窮奇探幽費盡目力足力而後曰連日之遊快哉始畢一洞天乃又造一福地殊不知其離前之洞天而未到福地中間先

得其意者有之此可與知者道也又題

伽倻二帖跋

伽倻山名聞中國 聖上十二年余自山陰往遊凡三日而出山其水石林巒隱映深邃庶幾遇隱君子而若其寺刹樓觀可謂極天下之盛矣閣又置八萬大藏經其說多怪誕而事蹟頗奇足以備游覽者一事得詩凡十八篇所以記茲山之大概而俯仰歎慨於衰莊之世以及於文昌之遺蹟覽者可考也帖旣成入于寺俾壽其傳

遊山題名記跋

古人以遊山題名謂石厄余以爲至言嘗遊覽方內諸山水得先輩名勝及知舊姓名留在壁上宛然如見其面一笑而揖之始知爲趣事破戒爲此且以職官名姓鐫鑱崖石留之名山大川足當鐘鼎碑鼓以不朽也

書頃刻碑後

好事者用鹿角膠書紙潑墨塗鴉字白而紙黑如石刻印本世稱爲頃刻碑中國人常喜爲之余學其法一日倣瘞鶴銘中興碑作此帖以示人人皆不能辨也作虛誕以欺人者惡其害於道而此但爲一笑之

資而已

又題

頃刻碑古軍中傳檄之法恐往來爲敵國覘見故白而書之及到陳然後塗墨字皆宛然亦可見古名將智術也

書玉流洞題壁記後

余在瑯琊久爲簿領所困每罷衙從邑中父老問有山水可遊處否輒曰無有悵然太息者久之一日藍輿訪深寂蘭若行花木間數里鏘鏘有珮玉聲令吏竊聽曰此水使之然也遂穿林而入布席而坐四面

山光如鬢髻時五月石榴花擁匝圍幄其上垂瀑布  
一線澎湃三折而止真絕勝小品也壁上有申維翰  
題名余顧謂從者曰向余之數叩問而不以此對者  
何也吏皆局於刀筆而農夫牧子雖遇之而不知奇  
鄉人之不好事如此哉乃書玉流洞三字付寺僧刻  
石未就而余罷官甚可恨也戊申閱舊篋得此而題  
之俾博後至者一遊云爾

金國器

載璉

書簡帖跋

余於朋友最得意者惟國器一人爾國器爲人清介  
凡人志太高者氣易驕名甚重者志易亢而國器則

不然余之與國器交者豈或以聲利相慕悅哉直與  
之心會焉耳國器未嘗與時人俗子遊每喜與余酬  
唱往復故考國器集中分目詩什簡牘爲幾十篇而  
爲余作者十居其半也國器既卒其兄今承旨公貽  
書索其詩藁余復書曰昔韓退之有言曰元賓旣歿  
而其言益可貴重願公之復還之今其集尚未成而  
承旨公亦不忍還也此帖卽斷續札翰之遺在箱篋  
者也余年未衰耄而哭朋友之死者多矣尤於國器  
不能忘情者以其早失而不能久切磋之益爲國器  
又悲其有志有才而局於小官卑祿卒未克顯於世

也

題俞文翼公

拓基

簡牘後

英宗之德天大海闊智巧不用而德量有餘法網不密而風流弘長薰陶煦濡五十餘年朝多耆碩野有名流童子何知吾猶及見故丞相文翼公之爲相也不以言語事爲而以身爲規度鎮物如山岳之重持心如權衡之平嘗自誦范文正先天下之憂而憂之語曰大臣之道當如此蓋公于英宗自以心用俱盡而貴戚旁伺鑿柄方圓則心有餘而用不盡者有之英宗于公自以言聽俱足而調停已痼酸醎

和同則言雖入而聽不從者有之受知非不深也委任非不專也而若公所學之精所養之厚則或有未盡施行者識者恨之然終不以藥之苦口而食爲之廢言之逆耳而聽爲之厭一心任公始終敬禮能使君子有所恃而小人有所憚四方無事而風俗篤厚則非但公之力也抑上之用公者然也豈不休哉豈不盛哉余之先君於世寡朋交而至其出處進退之相謀則在野稱尹景平在朝稱俞展甫展甫公字也舊藏公手簡若干度乃復裝潢而識之如此筆札於公爲末事而秋蠅細字不用塗乙皆於七十之年

不帶發黷而作者也

書金忠毅公

文起

遺事後

余嘗讀方正學先生傳至其當革除之變談笑刃鋸指叱鼎鑊噴血而長書高歌而畢命不但視其死如歸而抑身後之名將與亂逆同歸萬世不獲伸而亦無悔也是皆師友學問之功也 光陵受禪成謹甫等六君子死之而同時有金忠毅公文起亦下獄坐死其事與正學略同而其所以嫌疑忌諱者視景泰之世殆有甚焉若其二百年之後孤忠暴白公議大定士大夫莫不以其名公言顯誦奉俎豆之祀編忠

烈之傳則此天也非公與六君子之所自期也雖然世稱 端宗六臣不言七臣豈亦有幸不幸者存耶自古忠臣志士輒曰殺身而成名是知名重於身不特衆人爲然也張中丞與黃道周天下之烈也而觀其臨死顧語惟有待於後世之名者而况於公乎非所謂特立獨行信道篤而自知明者烏能如是乎公之所嘗師友者雖不得而知之而吾必謂之學問而得之矣公之宦閥事功經世禍不傳今其嗣孫某得於逸史哀爲遺事一冊謁摺紳諸公而思所爲不朽之圖者屬余書後公逮 文宗時歷官至咸吉道觀

察使吏曹判書有詠鷗詩一篇傳于世其材諳詞章之爲當時所推可知也已

金知縣 相任 農政書跋

昔余侍 正宗清燕言今之論事者言人人殊或以治體或以民隱或以官師規警間有足以採用者而其不主於人主一心則皆不知本之論明主固宜深察之 正宗亟以爲可今 仙馭已遠每一追思不覺清淚汎瀾也前年春余官嶠南與義城宰金叔度相見仍得其所著農政諸書讀之時朝廷憂憫元元飭郡邑進書而叔度前任畿縣應 上旨而爲者也

書凡十通利害條列無甚踰於人而其終篇言人君一心爲萬化之源惓惓於天理人慾之際卒之以皇極錫福之道可謂知本之論矣其言不擾民一段尤明知事情切中當時之病農談而爲廈氈之箴規吏牘而當臺閣之章疏若使叔度早顯而得展布其學其結 主知而補時政者豈在諸君子下也哉同時進農書者毋慮累百人世稱俞蒼崖朴燕巖之作爲最著俞文章奇崛而闕於事務朴雜以俚語頗可厭俱不如叔度之明且確也

書李叅判 翊模 蒼谷詩抄後

澤堂先生詩法老杜文則酷嗜漢書李公之希風取道者在於家學故余謂公之文章簡古深密而但欠脫換之法世之論者稽其長短而善爲持擇焉斯可矣公嘗言職官地理不必做中國名號如王都漢陽之稱長安洛陽以判書叅判謂尚書侍郎若此類多詩文將爲故實信史吾則不爲也公之此言可砭東人固陋之病并識于後

遁村四景圖跋

遁村四景圖一幅坐池上石床焚香展卷梅杏躑躅花嫣紅如燒時蔌蔌欲墜金銀翅蛺蝶撲衣不去二

幅戴淵明巾藜筇屨倚碧梧桐下清風徐來禾黍卷舒有波濤一碧之勢三幅騎子犢犢背掛酒壺往來楓障巖廣間四山紺黑欲雨有黃子久沈石田筆意四幅山雪初霽檐冰拄地竹牕施幔令童子撥爐火煨栗俯見庭中老柏特立有歲寒之姿其下餘一幅書跋宜陽子買山已久不能便歸一入城市輒發於夢境爲此圖時一展觀古人有言曰吾居無山吾目未嘗無山亦此意也

芭西李判書

集斗

東遊詩軸跋

論詩於今日其難言哉世非無聰明才俊之士而一

切爲俗學所痼蓋其弊由於祧李杜而禰元明云夫  
人情厭常而喜新詩之不得不變勢也然其有爲飄  
輕佻宕譬如娼家子金粧粉飾巧態呈艷而於所謂  
洞庭張樂元聖制作不見一焉余以是爲憂謂物極  
則返此其幾乎今讀琶西李尚書東遊詩軸淳澹雅  
健縱橫奔放自攄出胸臆所欲吐不屑屑摹李杜而  
亦離於元明諸子者遠當世之才子名家雖多而詩  
道之正不得不歸之公也回俗挽古其自公始乎偶  
記其一二曰境絕虛無入湫深混沌開風雷盪盪如  
相拍天地盈盈不肯流此可與削壁大海爭雄也

書崔淳翁

永元

傳後

崔淳翁嘗從金將軍死於深河之役坐勢位微其事  
不大著至今累百年或舉翁名問之鮮有知者其七  
代孫奎顯用是懼遍謁搢紳詞林得誌傳序跋詩  
銘贊等爲近百篇將印行于世淳翁之死始復顯信  
其用心之勤且久也 國朝屢經兵禍錦山之戰丙  
子江都之難凡死節死事者幾人或傳或不傳皆天  
也而其傳者多有因後世之誠且賢也謂奎顯其人  
豈過也哉奎顯貌癯而寒布衣草屨造公卿之門終  
始干乞者只翁事蕭然無慕於外者也



詩選跋

吾先人文清公與晉庵李文簡公月谷吳文穆公當元陵盛際以文章道義相鏃礪交游之盛藉藉薦紳間而今世操觚之士亦皆歸之以風雅宗主是編卽三君子手自分鈔者也蓋自虞夏訖于唐上而朝廷郊廟之作下至深閨陋巷之所誦詠其不載於三百篇者錄而爲四百六十三首其選至簡而去僞存信之際深致意焉晉庵公孫直提學性老月谷公孫叅判士默求原本於余各繕寫爲一帙余受而陳之几止唾涕而敬玩之性老士默曰選之止於唐何也余

曰先輩之意欲其存正聲爾曰然則宋明之作廢之可乎余曰何可廢也宋明人大抵多學唐雖其氣與法有以世降然以其清新雄妙之才騁其縱橫馳驟之詞無不可道不可狀之言與情則亦有可學者特其間有醇與駁耳有能黜其駁而得其醇如良玉溫潤標格雋上敦厚而柔婉莊敬而辭讓藹然有治世之音者是亦唐而已矣不然則贗觀此選者只辨其正變高下而取捨之而已矣曰唐曰宋明非所論也昔正廟徵覽此編亟賞其體裁有法仍教賤臣曰予欲作序文弁卷未及序而仙馭賓天未嘗不摩

淳簡編繼以流涕也選舊有士默大人醇庵公跋文  
余與性老又繼而識之士默不作

書陸奏跋帖後

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古之論陸  
贄者以此余嘗不以斯言爲過右帖乃靜修李文翼  
公所撰陸奏跋也昔 正宗每於清燕之暇留心書  
籍尤好陸贄奏議手自圈批抄爲一帙世以苛刻爲  
能則嘉贄之忠厚人以猜忌爲術則喜贄之推誠又  
嘗憫時文之弊風勸學者以五經程朱之書又表章  
斯文期欲以正道學施之爲實經濟發以爲真文章

蓋 上之心如此故公之跋語亦多有闡揚然而習  
尚日痼轉變未易幾近二十年日月奄忽遂至于今  
誠不禁流連太息文翼相 兩朝凡對 上言應天  
道收人心治邊務惜名器多出於至誠而至其論權  
蓼一疏奏卽允可時稱 主聖臣直以公謂今之陸  
贄可無愧也偶記公議論之一二其言監司守令當  
以重厚少解事者差遣時似無功而智巧自退又曰  
避好名之嫌則阻爲善之路此又公所自得而贄之  
所未及言者也

璿源系譜紀略跋

上卽阼之九年八月丁酉我 中宮殿下誕生 元  
子是月卽 肅祖誕彌之月也其日祥虹見于御苑  
又見于孔子廟并越七日癸卯祇告 太廟又親上  
箋文于 殿宮臨法殿受賀天氣清朗日光晶晶休  
徵畢見物采增煥文武百官俯伏聽教起而蹈舞齊  
呼千歲覃恩域中宥釋罪過蠲停糴布監司守令父  
老軍民舉皆引領而望咸曰此 本朝百餘年來初  
有之慶又感 上德意無有遠邇惟知奔走懽呼旣  
而宗正寺援故事請書于 璿譜命臣公輟爲之跋  
臣竊惟我 國家創業垂統積德累仁基本旣固慶

祿滋至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 聖子神孫承之  
無疆逮至我 正宗大王以堯舜之姿居君師之位  
孝通乎神明學冠于百王敬天法 祖親賢愛民禮  
樂文物燦然具備而大經大法布在方冊上自朝廷  
下至閭閻小民其心思 先王則無不感激流涕以  
於戲不忘之念祝本支百世之慶者十年如一日而  
亦惟我 殿下嗣有大器夙夜祇慎仁孝勤儉一念  
仰述至化薰蒸上格于天下浹于人以至昆蟲草木  
有命之物莫不涵育仰戴肆皇天 祖宗默佑陰騭  
永錫祚胤以基億萬年鴻業八方謳歌咸歸吾 君

之子而綴旒國勢轉而爲泰山磐石嗚呼此豈一日之積也哉詩長發之歌先祖繇之頌古公亶父文王者蓋追原王業之所自以驗其克昌厥後也不然何以見天道焉今茲之慶 祖宗得之於天而 殿下受之於 祖宗傳所稱無憂與大孝者 殿下皆有之矣臣於此又有獻焉朱子嘗以輔導皇儲爲當今惡務而究其本則在人主一心此萬世不易之正論也昔我 先王之教 殿下也以身教之以言教之居處則親正士而遠佞人講讀則尊聖賢而嚴師保以至飲食欲其節衣服欲其儉纖悉曲折皆由法度

臣於其時得備侍從親覩盛事顧今貽燕之謨其不在於 殿下之一心乎惟 殿下堯德克明矣益加精一之工文謨丕顯矣益懋緝熙之學言語動作無不致慎用捨賞罰罔或少忽 元子視法於左右無往而非正則命哲命吉祈天誠民固不外此而其於繼述之道尤有光矣豈不休哉豈不盛哉無逸之詳於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臣適叨太史秉筆書頌禱之忱而敢以是規焉者亦職爾

雜著

玉筆筒銘

余有筆筒玉也其形也象以天之圓而地之方也故圓乎外而方其內治之者益求其美既琢而復磨之此余所以愛之甚而人之修身當如是云銘曰治之而美載筆乎爾豈愛玉也愛爾之琢而磨而

磁研滴銘

磁研滴出廣州其形圓而空中可容水一升支旬日之用而冬月易以酒取其不冰余家蓄此三十餘年矣磁性脆弱易破又常提挈棄擲於仕宦游覽之行其間銅玉瓶盃之堅且愛惜者不知其幾聚且散而獨此器至今尚存余每有文字之役紙窻竹屋燈火

青熒丹鉛玉斧魚箋豹囊錯列在案而古器依然譬如陳人舊物活現于眼前而水落石出日月幾何則是知器之成毀有數而其能傳之久遠者亦有待於人也銘曰

一勺之水可以及他山之石潤物不息之功吾有取乎硯滴

黃翼成公犀帶銘

黃翼成公犀帶余從公後孫借得之余所蓄犀帶非一二圖而每以此爲貴重以翼成家舊物也犀帶如銅王彝鼎須有古色來歷方好况公爲國朝宗臣

而其帶尚傳手澤如新者耶銘曰

黃公與魏文貞孰賢帶兮笏兮可比甘棠而同傳

御賜王圈銘

正宗十七年癸丑元朝以 英考寶籌滿百將行

真殿酌獻禮前一日臣入侍 上曰君有王圈否臣

起伏無以對 上自解囊出一王圈賜之臣拜受而

未測 聖旨翌日以步輦出掖門 教曰大祝以南

某改標臣仍承 命將事得加資其後 上指臣王

圈曰此乃粟谷李文成家舊藏也予在春邸時懸之

未嘗輕與人而今賜君慎勿失之臣陞嘉善還入

大內矣至今思之此雖一事可想其不世之遭遇也  
遂泫然流涕而爲之銘曰

君子比德於玉臣何敢當徒辱 先王之隆渥

對善惡報應問

或問善惡果有報乎對曰有之聖經多言禍福感應  
之理曰今無驗何哉曰三代以上教化行賞罰明善  
者貴惡者賤善則得賞惡則受刑及世教衰貴賤無  
分刑賞無勸懲於是孔子作春秋自天子至諸侯卿  
大夫善惡皆有褒貶亂臣賊子莫之逃焉以匹夫操  
筆而其權重於刑賞自孔子始而此皆感應報復之

理又問佛氏地獄之說何如曰吾未之信然其勸懲善惡則誕而有與經合者蓋爲盜者有不顧一時之黥刑而奪人之財篡逆者不懼後世之譏誅曰死後豈有知乎此聖王之法春秋之筆所不可禁也余不知果有所謂冥獄極樂世界使爲善者長享富貴爲惡者受刀鉅痛毒於無窮而獨其輪迴之說似有其理魂散而復聚爲人則前身不受報者安知不於他生各以其類有禍有福耶後儒有言刑賞窮而春秋作筆削無所施而地獄之說行子奚以曰無驗

爲人難說贈南童子漢寧

人稟天地之氣而生不爲草木禽獸一難不出於夷狄之邦二難耳目手足聰明便利無疾病三難吾與童子得此於天者難矣而皆偶也倖也人之受命於天者有性焉舜之徒跖之徒均是人也而爲善爲利而聖惡分人而爲跖則禽獸夷狄之不若也故曰盡性然後可以爲人又有所謂數焉名焉性無不善數有窮通名有美惡天之性仁而否泰窮通運也仲尼孟子雖阨窮而終得賢聖之名莽操懿溫得志於中原而不能逃篡逆之名於天下後世此天之定也童子毋以偶爲喜以倖自恃而知盡其性安其時俟其

定爲尤難則可以爲人人之得於天者有三難修之於始而中則安之終則俟之又有三難爲人難哉

金文忠公壽恒畫像贊并序

金文忠公以清明純粹之質正直剛方之道歷事三聖終始一節文章事功史氏書之而盖公平生大節有三焉始 肅宗冲年嗣位小人趙嗣基投疏語叵測 明聖大妃垂簾引執政痛哭而諭之然廷臣皆畏權貴不敢出一言公慨然曰此關 國家倫紀不可不一爲 上陳達遂上書累百言悉陳奸狀一也楨柙之獄辭連者多公起謫中拜議政按治悉多

平反所全活甚衆 明聖教以金相屢年竄逐之餘議讞公允無乘機逞憤之意二也 仁顯后遜位斥南人阿旨者遂以身死三也宋文正先生聞公卒泣謂學者曰金公立身事君一從朱子之道而不獲其利豈朱子之道非耶公之致此三節自有淵源本末之不可誣者矣士君子不讀書學問則何以處死生禍福而得其正哉贊曰

風儀如祥麟瑞鳳文章如美玉精金雍容廊廟之上則黼黻皇猷蕭散江湖之間則領袖士林流離竄逐至畢命而無怨安危緩急常矢心而自任終能判殉



國而一死可以愧爲臣者貳心斯其爲文正之孫忠  
獻之父而爲一世士大夫之所慕欽也歟

李文正公

粹

畫像贊

并序

華陽宋文正公以海涵地負之學出而遇 孝廟之  
世明大義於天下海東之朱子也李先生當辛壬士  
禍脫屣軒冕隱居求道朝野議論取以爲正焉或出  
或處而前賢後賢其道同也 聖上卽位之初宋文  
正配食 孝宗廟庭而又賜先生諡曰文正 聖朝  
之崇報可謂至矣今先生歿四十一年士皆乾沒於  
科舉功名之途不復以詩禮名節相講磨每念見幾

之明衛道之誠志節之卓邁氣像之灑落世無復有  
此賢矣歲之丙申謁其遺像退而爲之贊曰

嗚呼先生見幾決歸雖時之屈何德之輝 重宸側  
席四方樞衣身所出處國有是非言所與奪士爲重  
輕置之巖廊爲孤爲卿孰如山林得一周程哲人云  
亡正學不傳四十一年士皆矇然登公之堂有几有  
筵瞻公之像有涕漣漣

清潭大師法相贊

并序

庚申春余在關東釋碩旻自海上來訪乞其法師清  
潭道人性守影贊性公嘗師事影波深悟慈悲妙旨

前五六年示寂于乾鳳禪院而影波年今七十餘尚無恙日燒香誦偈不怠蓋空門之一異人也作贊四十言以施之贊曰

金精髮珠火眉香護靈花月照禪枝彼袈裟入定於不二之門者吾知其爲超脫無量之劫之大覺性師

金舜弼 龍行傳

君名龍行字舜弼自號石坡道人安東之金以文章節義名爲大家君議政府領議政文忠公壽恒之庶曾孫也父曰允謙以布衣游諸名公間號真宰君幼穎悟生四歲病篤其母孺人爲誦諺書以守病君時

臥瞑目無聽也及瘳遂起誦其書不錯一字其才如此稍長與羣兒戲嬉偶塗墨壁上俄而爲山水草木矣於是其父乃大奇之遂教之畫已又教之書其後書與畫皆極其妙君嘗作南征賦詞甚清絕嚶嚶齋金公用謙亟歎其奇才奇才 英宗末年炯菴李德懋泠齋柳得恭楚亭朴齊家俱以文詞知名于世三人者皆從君遊日往來飲酒上下角逐以爲樂諸君皆自以其才不及也君家居不治生產嘗客遊驪江每中夜月明挈一葉船中流周覽山川忽引洞簫爲羽徵之調聲甚悲壯江上漁父皆起立泣下久之不

能去性好奇詭嘗謂其客曰吾有友名甘休者豪傑士也仍具道其事客大喜曰可得而見耶君曰諾業有約遂與入南漢城登將臺以俟日且暮其人不來客曰何其來之遲也君乃大笑曰欲與子爲戲蓋甘休者釋字爲某人云君又得明九恫祭詩文稱已作以示人一時傳誦膾炙人口已而有覺之者往見君誚之君又笑曰世人無知文者莫辨真贋吾爲此聊欲一玩世弄人耳遂起酌酒以謝自是從之遊者多厭其虛誕稍稍散去然當世賢人君子深知君者皆謂此年少騷人偶失愈賢重而期待之不衰國子祭

酒金公亮行其從父兄也特厚遇君久之君鬱鬱不得志欲西遊涓上將行爲畫樂志圖以獻祭酒公祭酒公每讌客出其圖指之曰此人奇士世無有知者此畫所以志也座客爲之動色初君遊京師一時之人皆知君爲落落可奇而學士大夫亦莫不交口稱譽皆欲出其門下然君終不肯俯仰以取容故終君之世世莫有盡其才者君爲人修潔又肫肫人倫家貧冬月衣敝褐汲汲具甘旨以養其父母鄉黨稱之其狀貌奇古恂恂然言若不出口人故欲試之飲之酒不醉益酒之隱隱見鋒刃稍與及天下事得失人

物是非笑咤淋漓慨然有功名之志君以 英宗三十年癸酉生今 上二年戊戌遇疾卒年二十六君平生嗜詩詩如其畫所著有零零瑣瑣集幾卷藏于家君死時誦鬼兮歸來哀江南此意悲涼慷慨

### 崔七七傳

崔北七七者世不知其族系貫縣破名爲字行于時工畫眇一目嘗帶鬢鬣半臨帖摹本嗜酒喜出遊入九龍淵樂之甚飲劇醉或哭或笑已又叫號曰天下名人崔北當死於天下名山遂翻身躍至淵旁有救者得不墮昇至山下盤石氣喘喘臥忽起劃然長嘯

響動林木間棲鶻皆磔磔飛去七七飲酒常一日五六升市中諸沽兒攜壺至七七輒傾其家書卷紙幣盡與取之貲益窘遂客遊西京萊府賣畫二府人持綾綃踵門者相續人有求爲山水畫山不畫水人怪詰之七七擲筆起曰啖紙以外皆水也畫得意而得錢少則七七輒怒罵裂其幅不留或不得意而過輸其直則呵呵笑拳其人還負出門復指而笑彼豎子不知價於是自號毫生子七七性亢傲不循人一日與西平公子圍碁賭百金七七方勝而西平請易一子七七遽散黑白斂手坐曰碁本於戲若易不已則

終歲不能了一局矣後不復與西平碁嘗至貴人家  
閻者嫌舉姓名入告崔直長至七七怒曰胡不稱政  
丞而稱直長閻者曰何時爲政丞七七曰吾何時爲  
直長耶若欲借啣而顯稱我則豈可捨政丞而稱直  
長耶不見主人而歸七七畫日傳於世世稱崔山水  
然尤善花卉翎毛怪石枯木狂草戲作儵然超筆墨  
家意匠始余因李佃識七七嘗與七七遇山房剪燭  
寫澹墨竹數幅七七爲余言 國家置水軍幾萬人  
將以備倭倭固習水戰而我俗不習水戰倭至而我  
不應則彼自滄死爾何苦三南赤子騷擾爲復取酒

打話窻至曙世以七七爲酒客爲畫史甚者目以狂  
生然其言時有妙悟實用者類此李佃言七七好讀  
西廂記水滸傳諸書爲詩亦奇古可諷而秘不出云  
七七死於京師旅邸不記其年壽幾何

權忠毅公應銖傳

權應銖字仲平安東人也爲人倜儻有奇氣常喜讀  
兵書少時聞藩虜作亂喟然歎曰嗟乎使朝廷有一  
男兒在虜乃敢爲作亂耶已而以武力出身久之無  
所知名乃自詣左水使朴泓幕下數以計策干泓泓  
未之奇也 昭敬王二十五年倭陷東萊進攻蔚山

兵使李珣棄印符逃應銖聞之慟哭遂與其弟應平及鄉人李蘊秀謀收縣中壯士得精兵百餘人當是時諸道伏節之臣望風奔潰無一人禦賊者及賊下蔚山還攻永川永川無守遂乘勝進擊所過殘略而應銖士卒新合器無堅完徒以義氣相感激遂進與賊遇一戰大破之獲車馬男女以益軍招諭使金誠一聞應銖起兵召與之語而大說卽署應銖爲將謀兵事應銖乃自將步騎千人軍古縣又割所將兵三千五百人爲五隊軍永川遂書其旗曰倡義精勇軍列郡義士鄭大任等各以其兵來屬應銖由是軍聲

大振於是應銖召諸將涕泣下令軍中曰方今主上在危城之中社稷之危朝不慮夕此乃人臣效死之時也爾等尚一心力破賊賊不破毋歸見爾父母妻子衆皆泣曰諾又下令曰亂言者斬見賊退步者斬違令者斬失伍者斬衆皆泣曰諾乃進兵楸坪居數日又進兵川南距城二百步止軍日耀兵不戰伺賊軍少怠斬士卒有罪者一人衣黑衣投之賊壁中賊軍大亂應銖奮馬大呼馳出斬其驍將一人由是軍中服其能會天大風應銖令軍中具乾柴火藥夜將半遂因風縱火燒民廬舍賊望見火光忽燭天

乃大駭奔走應銖使壯士五十人隨其後逐之賊氣益索不敢出戰皆入死火中或避火爭投入水中水爲之變色仍追至西北隅大破之所殺傷凡二千餘人時賊見救援不至而糧食之絕且應銖義士善用兵不可與相當遂解兵遁去應銖旣平永川乃悉召婦女老弱之從軍旅者具食與衣使各還鄉里軍皆呼百歲以功拜慶尚道兵馬虞候論諸將功賞各有差賊引兵而東欲襲慶州應銖以其餘兵間行至河陽夜與賊相遇應平力戰爲賊將所擒應銖馬亦中丸死獨脫身潰賊陣奪應平還自是賊望見應銖自

遠來相顧曰此乃權將軍應銖也直夜毀營而去初金誠一觀察右道道梗不得還應銖爲帥兵先引使得還旣還誠一具言應銖用兵狀仍言曰應銖饒智略忠憤慷慨士卒皆樂爲之死可使專一面不可使爲人所制也 昭敬王大喜立使使持節卽其軍中拜應銖爲通政大夫慶尚道兵馬左別將於是應銖知 王委任甚重而且聞賊以兵犯 二陵益感憤泣下遂有爲 王報仇意平明應銖坐壇上會諸將盟曰 主上不知臣之不肖擢臣於行伍之中寄臣以軍國之機此國之大任也今賊掘 先王墳墓殺

略人衆其意欲樹怨於我而後已此又萬世之讎也  
吾屬若不能滅賊以報國是不忠也遂拔所佩劍斫  
手指出血曰賊不滅吾必以此自刎以謝諸君諸將  
叩頭莫不流涕應銖乃上馬麾下從者三百餘人直  
一日馳二百里至豐山夜擊坑賊軍數千人於安東  
城下士卒氣日益增無不一以當十已而帝使提督  
李如松將兵救朝鮮如松至則聞應銖起義兵數破  
賊乃使人召見應銖入如松下壇握手延上座仍解  
裝以龍硯一匣錦繡二百段贈之當此之時江西摠  
兵劉綎軍入莒游擊將軍吳維忠軍鳳溪相去二百

里應銖嘗往來議軍事二人持牛酒迎勞曰當今諸  
將身被堅執銳勦力 王室之事無出將軍右者每  
議事事無不稱善者賊連兵屯機張東萊欲轉入延  
日興海應銖使人探知之促兵至安康界相持未戰  
應銖令軍中勿妄發一箭日休士飲食吹簫鼓鐘以  
示賊閒暇陰使應平率精兵二百人伏江上賊登壁  
上望見應銖軍少怠遂麾兵來應銖令士卒棄旗鼓  
佯敗走江上賊追至江上應平以其伏兵夾擊左右  
大破之虜兵器貨寶甚衆賊軍以此懼伏以功拜嘉  
善大夫慶尚道兵馬節度使兼忠清道防禦使是時



倭行陰計使使陽欲與朝廷和親以奪其王子某還王子某者嘗爲大將李舜臣所擒者也貴戚大臣皆苦兵多言和議便 王欲從之應銖曰不可倭爲人素慄悍無信王子還彼卽解兵而歸則大善如其不者其爲吾患孰大於是不若因其罷而擊之 王曰善於是應銖與山西摠兵李如梅經理御史楊鎬合謀以鐵騎五百攻公山賊斬首二十級發奇兵三百攻烏山賊燒殺二萬餘人至是賊軍死者過半而天兵乘勝進攻賊連戰不利知兩國兵勢日益盛遂解兵歸以功拜嘉善大夫平安道兵馬節度使倭旣破

皇朝諸將各以次罷兵歸京師行至安州與應銖爲別登百祥樓置酒高會皆嘖嘖嗟嘆曰將軍忠臣也使天子聞將軍之名者豈不動色乎 昭敬王旣平倭亂大封功臣封應銖爲效忠仗義協力宣武功臣進秩資憲大夫工曹判書號曰花山君 王嘗厚遇功臣前後賞賜不可勝數而應銖皆辭謝不受以花山君歸老于家已而 昭敬王薨應銖奔哭至京師未至京師道得疾卒時年六十三及 敬仁王卽位慨然想中興功臣 命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章文王十九

年謚曰忠毅

論宋生奎輝孝行狀

右其人孝於其父母友於其兄弟事生能養其志居喪能盡其禮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容必慼其哭必哀纍然杖而不能起者蓋久而後死鄉里之人莫不惻然而傷之也其父曰時聖以孝死 英宗三十年有司以聞 命贈嘉善大夫漢城府左尹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遂旌其閭生自幼時卽自誓曰吾父死於孝吾不能孝於親何面目見先人地下耶故逮父時已能以至孝聞其父嘗

有疾生皇皇然憂形於色夜不解衣躬侍湯藥父飲藥然後乃敢退而食每嘗糞以驗其病卒不見難色日夜齋沐禱天願以身代旣而不可柰何遂引刀斫手指出血灌之口得延一日旣喪哭泣悲哀幾不能生母涕泣勸其無過哀則生不敢放聲哭每中夜起坐爲孺子泣傍人爲之感動及服闋以其所以事父者事其母婉容愉色未嘗一日去左右戒妻子不敢有私財扶持起居如童兒使其母忘其老也家雖貧甘旨之供惟謹使其母忘其貧也如是者三十餘年如一日焉一夕母忽得疾疾甚急未及邀醫治遂又

割指不能效持喪一如其父死時仍居墓側朝夕必  
哭時時誦蓼莪章至父母劬勞之際聲甚嗚咽賓客  
吊者無不流涕而去生時已衰遂嬰疾醫言節哀疾  
當自己然哀毀去甚而疾終不能瘳未及暮而竟卒  
嗚呼其可悲也已昔孔子答樊遲之問曰生事之以  
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禮之失久矣今之士大夫  
居喪惟仕宦宴饗女樂不爲自以爲孝而能盡其生  
葬祭祀之禮者幾希矣若生者可謂知禮矣夫揄揚  
篤行之人所以敦世教厚民風而使後世知有本也  
考生所爲於法宜旌孝謹狀

權心源

趾淵

哀詞

余友權心源死年三十二士友之知心源者皆咨嗟  
涕泣旣過時而悲不能已焉心源爲人質直始余聞  
其名旣而遇心源於韓上舍叔致氏之室時余與心  
源不相識也心源數日余若有意於余者叔致氏指  
心源而謂余曰心源與吾隔牆以居日聞其讀書咿  
唔聲而騎馬出門者常少故隣里之人罕識其面斯  
可以知其人矣子與之爲友則必有益以我爲知人  
不誤也余仍與心源定交後一年余與客遊湖上心  
源亦至遂握手登月波亭置酒旣酣心源誦屈子離

騷孔明出師表嘆曰大丈夫曾中自有硯礪結轡之  
氣余每讀此二子之文而下之慷慨泣下余竊悲其  
意氣甚盛而其中有鬱鬱不自得也未幾卒悲夫心  
源恂恂然長者今欲其幸而久於世不可得也余以  
是知世之善人不常有而交遊之難得爲甚惜也心  
源諱趾淵安東人嘗好詞章遊庠學名冠諸生皇會  
祖諱禎事 英宗爲吏曹判書心源死無子判書公  
四世血胤絕矣亦可哀也已詞曰

吁嗟心源行已孔方質然其貌爛兮其章誦風雅與  
離騷兮何佩服之芬芳月明江干兮爰與子而同航  
摻執手而飲酒兮永今夕而翱翔君我年壯意氣洋  
洋謂宜人世爲樂無疆奄一夕而乘化兮駕白雲於  
帝鄉賽紙錢兮招魂魂若有而若亡亦豈無兮交遊  
莫如子之良丹旒兮素紼送子歸兮北邙

雜說二首

蜘蛛結網蛺蝶投死僮僕張罟于庭播粒其中以待  
烏鵲之至而終日不獲焉宜陽子開戶而視喟然而  
歎曰是各自取之也夫蛺蝶之爲蟲也經營聚散貪  
戀臭味視聽常眩而飛走不擇蜘蛛非有意於蛺蝶  
而蛺蝶自投於網彼烏鵲則常有畏性取一粒而遲

徊啄一粟而却步聞警效則顧見人跡則起環羅而行見機不入是見利而知懼者也既而曰世之冒慾者常懼於無妄之災而見利而知懼者免焉此可以喻戒也

童子擊毬于場視勝負而賭錢善擊者得十金不善擊者失十金明日失錢者往酒樓戲葉子格奪一紅擿輸得錢者呼鷹疾走而傷足凡物互相乘除而得失亦有時焉適見人有是事也故識此

金陵集卷之十三

金陵集卷之十四目錄

雜著

詩論

書論

春秋論

易繫辭論

煙盞銘

酒箴

色箴

讀弇州牧齋二集

四閣臣畫像贊 并序

書 崇禎皇帝葬思陵事

記琉球人語

重峯趙先生書院春秋享祝文

策題

禮曹面試當否議

清州萬東廟正門重建上樑文

祭文

祭吳士執 允常文

祭從氏文

祭金國器 載璉文

祭朴山如 南壽文

祭黃大學士 景源文

祭吳大學士 載純文

祭金相國 履素文

祭從姪惟人文

祭外舅觀察使韓公文

祭黃述翁 鍾五文

祭著庵俞公 漢雋文

金陵集卷之十四

宜寧 南公轍 元平 著

雜著

詩論

漢儒訓詁於詩其功尤鉅其學深於名物度數最稱博雅然余嘗謂夫子之刪詩乃演易修春秋之心也讀者當先究聖人之微奧以求義理之所安此乃詩之宗旨訓詁非所惡也國風好色好色人之情欲也今設爲禁法曰好色不可爲也其能使天下之人油然而羞惡之心耶桑中溱洧諸作之并錄所以止淫

風也禮以防之刑以治之而俱有不可者於是聖人之權窮故乃表見於經使人自然感發而懲創則化俗莫善於此春秋直書使亂賊懼甚鈇鉞國風只錄其詩使淫者自書其惡而自誅之也故聖人之道嚴於春秋而通於詩許無風而載馳之詩錄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詩錄於邶此又春秋存亡闡幽之義也宣王中興之作何以爲變雅乎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多稱其強而美言其強美斯劣矣周人贊文王武王之德不過曰壽考作人會朝清明宣王之詩此文武有夸未幾周業復衰小雅王政之小者也於周

之興廢爲詳春秋有美而刺之者無乃有微意耶世之拘儒或以聖經之不去淫奔黎許二國之無風宣王詩之入於變雅疑之此不但不知詩者也并與春秋而不讀者也何足道哉且詩之必有韻何也曰詩之有韻猶易之有象也詩無韻則情不彰易無象則理不著而易亦有韻者易之情也故其情相應而情亦相感詩感應而已矣易亦感應而已矣易與詩蓋員而不方者也韻與象亦員而不方者也員而不方故無定體無定者至靜者也此則詩與易有相通之道者也此非余臆說後儒多有言者余乃采取一二



而著于篇以備一說漢儒生於距聖人屢百年之後其所註解何能盡合於孔氏之舊若使魯毛公申公齊轅固生燕韓生各以某篇某章同異論說以質於夫子則夫子之必賜肯可余不敢知也然而有能知剛詩之苦心而得其微奧則夫子必捨其同異而取其義理此則非訓詁之學所可闡發者余故曰詩有易春秋之旨知此則聖人之經明矣

書論

三代以上未嘗言祥瑞之事而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之其說至繁也故世之君子欲勸戒其君者莫不

以祥瑞之事爲說其小人諂諛以媚其君者亦莫不以祥瑞之事爲言雖有正直之士終莫能救其惑者何哉由其不明於經也余讀書見舜命夔作樂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及至禹治水而見神龜負圖出見之文自是之後世之學者遂以龜與鳳凰爲王者難致之祥瑞何其謬妄之甚也鳳凰吾未之見矣蓋常翱翔乎雲霄之間不啄稻粱禽之不近人者也舜致天下太平而作樂又其樂聲和而鳳凰適來儀虞之史官仍記其事以美之如所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者也此美舜之至治而非以鳳凰爲祥瑞也龜亦吾

未之見矣其爲物象玄陰多在於溝瀆川澤而禹之  
從事於水者九年歷探龍門碣石涉渭汭淮泗江河  
之間其行凡幾萬里此皆龜所據之窟穴也其所見  
龜亦非異也此美禹之德能致洛書之出而非以龜  
爲祥瑞也蓋虞書記鳳凰之事而至於龜則又不見  
於禹貢其說出於漢儒而世之人篤信以爲祥瑞者  
豈非亂經之甚哉且世之談祥瑞者以麟鳳龜龍謂  
之四靈然而皆無驗者春秋稱魯哀公西狩獲麟當  
時周室衰殘王政已壞而公亦昏謬之君也麟果爲  
靈則非可出之時而公馳騁田獵窮山竭澤快意於

禽獸而至獲麟若禹之行水而見龜也何足以爲祥  
瑞哉又史記漢武帝幸雍得白麟改年曰元狩晉泰  
始元年麟見其後吳越宋元之史麟不絕書漢宣帝  
甘露元年黃龍見成帝建初五年八龍見於泉陵其  
後魏晉隋唐之史龍不絕書若麟與龍爲祥瑞則前  
有堯舜禹湯文武熙皞之世而未嘗一見於經其出  
而當中主與衰世何哉鳳凰與龜或出於聖人之世  
或與麟龍雜出於漢唐以後郡國又何以爲祥瑞哉  
虞史贊舜樂而鳳凰來儀故并記之漢儒釋禹貢而  
龜負文而出故特書之鳳凰與龜出於舜禹之時則

爲有道之應而不然則是凡鳥甲虫之偶至而適去者而已矣故世之以符命讖緯藉口而言祥瑞者皆不知經者也自古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持此說而媚悅其時君世主者其禍可勝道哉

### 春秋論

今有一事而一人曰是一人曰非吾其誰信乎曰當從已之所見而信之今有一書而一人解之曰如此一人解之曰如彼事在久遠而不可以已見從之則吾其誰信乎曰是則終不可知也夫孔子之作春秋將以正褒貶辨美刺別嫌疑明是非所以萬世取信

者而又左丘明穀梁赤公羊高三子者爲之傳彼三子者亦皆博學多聞之君子也然其說有同焉有不同焉學者莫知其所從而經遂晦矣書盟會奔卒大夫聖人之微意實有存焉而左穀公所傳互相矛盾不可強通者甚多今略識一二以證之經隱二年會戎于潛左氏傳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三年夏四月辛卯君公尹魯氏卒左氏傳君氏卒聲子也夫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

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主之也七年滕侯卒左氏傳不書名未同盟也公羊傳何以不名微國也桓十有一年鄭忽奔衛左氏傳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穀梁傳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曰盟曰會曰奔曰卒曰大夫孔子書之於經必有一定不易之旨而三子者或曰如此或曰如彼三子之說既皆不同矣然則不可以從既不可以從矣是舉春秋之書盟者書會者書奔者書卒者書大夫者而皆不可知以是論之三子者於春秋雖有功而使經文或有闕而不章以致後人之

疑惑則三子亦不能辭其責也且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若此類多舛於經旨先儒至斥以傷教害義然則三子者之傳俱有所失今世之士以左氏謂勝於公穀而專治之者亦不可信也子游子夏之不敢贊一辭而孔子亦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此聖人筆削之本意也雖然經文微矣不可以無傳傳則曲而鬯矣然其說之或同或異如此此所謂惑也有難之者曰如子之言則春秋其

終不可知耶余應之曰何爲其不可知也其記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尊中國而攘夷狄內君子而外小人正其善惡別其賢邪勸懲有詩之義焉紀載有書之法焉其衰世之意則又一易也學者當究其大經大法而推見聖人作經之心而已若區區於三子者之傳以求其說則反有害於經也故讀春秋者當觀其理之所以當而不可求其說之所以然

易繫辭論

歐陽子嘗以易繫辭非孔子之文乃漢儒所爲程朱諸夫子則以爲孔子之文世皆斥歐陽之說而以程

朱定論爲信然余於此有因疑而自得者不敢不著蓋繫辭非漢儒之說亦非孔子自作之文乃其與門人相爲問答而門人雜記之說也論語亦是問答論說其言非一事其事非一時而統以記之爲一編其爲一事一時則如禮樂記孔子閒居之類是也歐陽子以子曰疑之然孔子自作而於更端結辭加子曰以別之有何不可此亦不足爲確論今其文雖分爲上下合爲一編而其辭錯落散殊終非一通文字若言孔子自作則亦不敢無疑也孔子喜易韋編三絕詩書與禮皆其所雅言而於易尤致意焉繫辭備言

乾坤之理象象卦爻吉凶失得之義與聖人作經處變之道此平日之常言者也或與門人往復論說或因其問而答之其爲一事則如樂記孔子閒居而非一時所作則如論語也其中有復引易語而釋之者如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子曰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之類非一二也孔子旣作此文以繫於易則何必復引易言之若引易言之則六十四卦何不盡舉以爲言而只引若干爲言也此則孔子嘗讀此卦而起論者也不然則門人問之而孔子答之也其先言子曰而後引易語如子曰作易者其知盜

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之類亦有之矣此孔子嘗先有此議論而門人引易而實之也據此則其爲門人所記尤明矣其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此又下見重出以此知其爲一事而非一時之作也旣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作易者其有憂患而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上旣言中古則不當更言殷之末世旣曰有憂患則不當更曰文王與紂之事以嫌於意疊也此必門人所得聞者有如此如彼之各異而出於雜記也

引復之初九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顏淵乃其親弟子也易伏羲文王周公羣聖之書也孔子必不引親弟子之言上繫於羣聖人之易意孔子見顏淵之不貳過而以不遠復與之此是與顏淵之辭非贊易之言與回也不愚三月不違仁之語同而門人特載之於此也由此觀之繫辭是孔門羣弟子雜記其問答之說而其言雖一事其作非一時也統以合之聯屬次第名之曰繫辭亦其時門人所爲也若謂孔子自作之文則其錯落散殊終不得爲一通文字如上所言若謂漢之講師臨時之說而自漢諸儒已有此

名則其文體與中庸樂記相類此是門人弟子親承其心法遺書者之言而漢儒固不得道此也余生晚矣恨不得稟正於程朱之門而未知歐陽子亦何所據而爲此說也如文言文有次第又作於一時爲孔子自作而歐陽子又以何謂子曰謂非孔子文然何謂而起問子曰而答之自問自答亦一凡例曰然則乾坤有文言他卦并無之何也曰乾坤爲易之全體故孔子言之特詳爾夫經聖人之文而程朱之所勘定也學者當尊信之不敢有議論然朱子嘗病蓄疑者而於起疑者其辭遜其禮恭則許之余之姑存此

疑以備一說者盖有所受之也

煙盞銘

鍾惺言周武王衣書几杖等銘懲恣之語俱題外著想古人於小物碎語皆以細心體之遠慮將之余於煙盞亦寓此意爾

爾吸之寧少毋多慎厥終焰焰不滅炎炎若何

酒箴

醒而見醉者知有人笑我之醉者

色箴

少忍之迺全身噫彼天下有心之人

讀弇州牧齋二集

王弇州不作西京大曆以下語其志誠高矣而得西京大曆之皮貌不得骨髓又其敘事多冗長無意味其書雖富曷足貴乎徐袁以外錢牧齋攻之愈甚至譏以贗法帖假銅玉然而牧齋之變之者亦未爲得矣真逼者涉於稗官放逸者近於蕩子何以服弇州哉譬之於病弇州上升之虛氣也牧齋瀉下之劫藥也病固難醫而藥亦必殺人後已俱不如方歸諸家之醇且雅也雖然弇州嘗忤嚴嵩幾寘之死及江陵枋國棄官歸名節有足高天下彼牧齋一漢一滿半



儒半佛其平生何如人也揜然詆先輩而不自知議其後者在可哀也已

四閣臣畫像贊

并序

歲丙辰 上御集福軒召畫工李命基寫 御真命閣學士徐龍輔李晚秀李始源及臣公轍輪日入侍董役工訖仍許四臣各寫一本 上時與 元子臨見見其容髮得似則輒顧而笑之軸本藏于 大內庚申 昇遐後歸于諸家今十年於茲矣四臣者亦衰且老而 健陵之松柏已森然矣遂作贊以識當日遭遇之盛云爾

左議政徐公

公諱龍輔字汝中達城人年十九登進士及第以起居注逮事 英宗後入內閣最受知于 正宗大王與贊機密及 大妃垂簾卽日起公爲相朝野安危之望係焉公立朝以後值鄭尹諸人用事和而不污有重厚長者之稱後值事故遁于江湖一自放於酒而不一跡京師矣一日 正宗教臣曰卿每稱徐某之賢以何爲驗臣對曰徐某被 上恩遇功名耀一世而臣與之處十年無一毫見於容色者非志確而量弘者不得如此也 正宗曰然贊曰

望公之眉若有憂者焉豈公去朝而尚有憂也耶

大學士李公

公諱晚秀字成仲延安人官吏曹判書大提學 正  
宗時以醇謹最被知遇尤重其文學嘗教以近時之  
士好慕明清諸子文氣日趨於浮薄而惟李某之文  
務自已出有其祖文忠公風故內閣有編書之役公  
未嘗不與焉余之先君子以應教會論公祖判書公  
公遇余不與之言然余與公同處閣院既久又嘗出  
入於 東宮講筵喜其人長者也爲之贊贊曰  
美鬚髯顏如渥丹君子人何德之厚何文之醇

直學士李公

公諱始源字景深晚而登第爲 奎章閣直閣爲人  
清明端重文章信手而成不事雕繪而無不可言之  
言 正宗嘗謂近臣曰予閱人多矣在 上前能盡  
所懷時觸忌諱而不自覺者惟始源一人爾又嘗以  
習於朱子書屢被嘉獎寫真時公爲應教而 命用  
雙鶴褙團領曰不久當陞資其期望獎許之重盖如  
是矣贊曰

或戲公曰去子之驕氣與態色公聞而不樂然其志  
太亢者似驕而非驕以名自重者似態而非態余獨

識公於人所不識

自贊

余性愚陋不敢與諸公比然先王不知臣之不肖嘗稱以如玉其人又於乙卯教曰權奸新敗朝紳多連累者而獨南某矚然泥而不滓蓋以其同處近列能自別異獨爲上所知至是有褒嘉之言也古人得其君一言之褒謂榮於華袞雖不敢當而亦不敢忘也仍用是十字不韻而自贊之贊曰如王其人矚然泥而不滓

書 崇禎皇帝葬思陵事

明崇禎皇帝思陵在昌平州錦屏山享殿凡三楹內設神牌高二尺題大明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敬孝莊烈愍皇帝用白檀冒之明樓距殿門十二步碑廣一丈雕龍方坐高丈許題以莊烈愍皇帝之陵碑當甲申之變帝自縊崩其營葬始末不見於史時有趙一桂者以省祭官署昌平州吏目董思陵事竣列其狀申州略曰職於三月二十五日奉順天府僞官李檄昌平州官吏卽動帑銀雇夫穿田妃壙葬崇禎帝及周后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窆時會州庫如洗又葬日促監葬官禮部主事許

作梅束手無策職與義士孫繁祉劉汝朴等十人斂錢三百四十千僦夫穿故妃壙方中羨道長十三丈五尺廣一丈深三丈五尺督工四晝夜至初四日寅時羨道開通始見壙宮石門工匠以拐丁鑰匙啓門入享殿三間陳祭器中設石案一懸萬壽燈二旁列紅紫錦綺繒幣五色具左右列侍宮嬪生存所用器物襲衣奩具皆貯以木筥殊紅之左旁石床一牀上疊璣瑜五采龍鳳衾褥龍枕又啓中羨門內大殿九間正中石床高一尺五寸闊一丈陳設衾褥如前殿田妃棺槨厝其上初四日申時先帝梓宮至陵停蓆

棚陳豬羊金銀紙鏹祭品率衆伏謁哭盡哀奉梓宮下職躬領夫役奉移田妃柩於石床右次奉周皇后梓宮石牀左然後奉安先帝梓宮居中田妃葬於無事之日棺槨如制職見先帝有棺無槨遂移田妃槨用之梓宮前各設香案祭器職手然萬年燈度不滅久之事畢掩中羨閉外羨門復土與地平初六日又率奠號哭震天者移時呼集西山口居民百餘人畚土起塚又築塚牆高五尺有奇竊計一時斂錢諸人皆屬義士孫繁祉係生員捐錢五十千耆民劉汝朴錢五十千白紳錢三十千徐魁錢三十千李某錢五

十千鄧科錢五十千趙永健錢二十千劉應元錢二十千楊道錢二十千王政行錢二十千合三百四十千至清康熙年間譚吉璉撰肅松錄載一桂事而云得之州署故吏牘中邵長蘅又取而論著雖非正史語可信不虛嗚呼崇禎豈亡國之君哉當時天下之勢如土崩瓦解非一日之漸而帝適丁其末運之厄觀其卽位之初撤九邊鎮守清理刑獄免海內十年逋賦罷礦役此一二事已足得人心而魏忠賢與乳媪客氏通幽殺裕妃謀廢皇后張氏仍毀東林書院立黨碑內外交亂人皆重足帝乃赫然下詔磔忠賢

屍笞殺客氏於浣衣局亡論其仁心仁聞卽其英明勇斷上之可以開創下之可以守成而卒至國破身亡葬而不得其禮何哉蓋自熹宗之時閹禍蔓延屠戮之禍忠良略盡而其餘者亦各樹門戶朋黨之論愈久愈痼黨同伐異賢者不免畢竟君子敗小人勝而國遂以隕謂明亡於闖逆亡於夷狄者皆非也始帝梓宮昇至東華門賊殮以柳木覆以蓬廠老宮監三四人坐其旁諸臣皇皇救死不給無一人哭謁者甚則揚揚意得鳴鞭馳過會不足當一睨者而彼一桂繁祉汝朴三人起草莽微賤所爲如此後有修

史者當與宋之唐珏林景熙同編於義士之傳無疑矣長蘅又言許作梅河南新鄉人進士官行人從逆改偽禮政府屬一桂不知賊偽署官號故仍稱禮部主事偽順天府李未詳何人云

記琉球人語

余奉使燕京與琉球使臣相遇其正使姓梁名邦弼年爲五十八髯長盡白風度偉碩以黃錦爲冠如我國金冠而無梁黑緞衣袍如深衣而無裳縫帶以黃繡緞爲之衣冠頗好其從官一人習漢語招來與我譯問答則以爲自隋時開國其王姓尚氏自明尚氏

立今爲三百年今王年爲二十地方東西千餘里南北三四百里貢則硫黃赤銅白鐵三種而已俗重農桑賤末利用轎不用車三年一科試經義策論官制有國相一人亦有金紫大夫正義大夫等名有天文諸書而不造私曆錢幣則有之國中有孔子廟冠婚喪祭一遵朱文公家禮聞其言可謂海外禮義之邦也刑有打膝斬誅流放之法與中國略同只有文官無武官又無兵各衙門但有軍守而已自古有學問文識之士而俗不刊書行世如有著書者則只謄傳於子孫云云問貴國素稱多寶貨願聞之答曰海產

珠貝或稱於天下而別無他異寶矣正使見余犀帶  
稱好看好看謂看來甚好也贈萬金丹一錠止食滯  
頭疼云

重峯趙先生書院春秋享祝文

志大才豪學正仁成千秋芬苾永樹風聲

策題

己巳增廣覆試

問辟雍天子之學所以興禮樂宣德化教導天下之  
人使爲士君子者也詩曰于彼西雍朱子以爲天子  
辟雍水旋邱如壁以節觀者諸侯泮宮東西門以南  
通水北無也旋邱半水之制可得詳言歟又曰於樂

辟雍蘓氏言文王有辟雍之樂遂以辟雍爲學名然  
則樂以學而得名歟學以樂而得名歟鄭氏註云辟  
明也雍和也蓋言明之以法和之以道白虎通云辟  
積也雍壅也是謂積其道德壅其殘賊二說未知孰  
是歟左制中園見於何說右學東膠昉於何代歟明  
堂太學清廟太廟異名而同事者其言何據有虞夏  
后殷人周人養老於庠序者其義奚取歟太牢祀聖  
宜興禮樂則學校之設何久因循犍爲得磬無與儒  
化則劉向之說或近傳會歟三月九日躬行鄉射三  
老五更迎以安車令節之必取此日果是何義或言

東京太學與辟雍相去甚遠然則漢世辟雍不爲養士之所而明帝之幸止爲老更之迎歟德宗非至治之君而歸崇敬引璧池壁沼之制立省而教士雖其設施終歸於文具而課經考貢之法可以指陳歟嘉祐之際號稱多士而王拱辰之言不過增置制度而止以歐陽之自任斯文胡瑗之教法最精猶未興三代之古學者何歟大經小經固爲聖賢之遺書而戰國策說文籌學周髀綴術之兼習國學者其說果非雜書而無精力之恐分歟四聖十哲果是傳授之大賢而高堂生鄭玄王賈戴馬之并侑聖廟者其人皆

爲醇儒而無瑕疵之可言歟置博士三百六十員皆非冗官廣學舍一千八百楹亦倣何制歟讚典禮傳習雅言整法駕討論大義或雜出於歌頌或散見於傳記亦可考證而明言之歟大抵辟雍之與泮宮其制雖殊其義一也自天子諸侯之元子以至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秀皆造焉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中年謂之考校三年謂之大比化民易俗近者悅遠者懷此學校之所以爲養士根本者也士固有美材而養而成之存乎上上有以養之下又能自養而重其身夫士重則道重道重則國以之重古



昔聖王之治天下必以興辟雍教多士爲先務者此也洪惟國朝定都之初鑿開泮水復古美制燕飲大射又倣中朝之禮觀於太學之成典學校之事目扶道教士於斯爲盛逮我聖上右文爲治崇儒重道卽位之後再謁先聖尊禮山林之士王帛交馳菁莪造士之美庶幾親見於吾身而夫何近年以來士風不古習俗日渝修六禮齊八政尚矣無論以言乎居業則絃誦不聞而荒嬉是事以言乎應舉則得失爲重而奔競轉甚端坐讀書者視以爲拙計勛躬砥行者斥之爲迂儒四百年培養之風蕩然無復振之

望以至向日科場之變怪又出於清流四匝宮牆密邇之地可勝歎哉今之爲矯救之論者其說不一或曰極擇師儒之任以問學行義爲學子所尊敬者爲之明四學之制復三講之規又能以誠心相與講廟不惰則所以教且養者雖不如三代之盛亦必有實效之可言或曰用生進定員額居齋非古也上賢而簡不肖復升選升俊之法用移郊移遂之罰學規亦可丕變或曰選舉之法久而生弊周官三物之教雖未可遽議漢之茂才孝廉唐宋之制科折衷而參用之罷詩賦而取經義先士行而後文藝復古之制雖

有未足用今之法亦自有餘未知是說果皆何如而此外亦有可以振文教而變士習使古辟雍遺制煥然有改觀者耶諸生必有素講于中者毋徒致美于文詞亦勿以得失爲心其於說棟也尤悉陳以實

禮曹面試當否議

面試之議其來已久而昔在英廟朝暫行而旋廢先朝時科場之清嚴近代無比而面試則未嘗行之竊伏想兩聖朝盛意名以士子則不欲以迫切之政待之而然也今日科弊如紊絲之不可理如壞屋漏舟之不可支柱每經一番科試輒有一場驚駭之

所聞如此不已則國必亡乃已之說未見其爲過臺臣之疏大臣之議蓋出於不得已而亦得其防奸之要道然而凡事有本有末紀綱本也面試末也本之未立而先行衰世不得已之政則有非聖朝立法忠厚之意而此亦難保其久而無弊顧今矯揉之道惟在自上奮發孜孜於警羣僚勵士習之方有司則另加擇人士子則使知畏法若有現發嚴法而隨之則雖不行面試而著在方冊之科條足以禁之而有餘臣之愚見如此而事係科制伏惟上裁

清州萬東廟正門重建上樑文

伏以不戒之異寔運氣之使然既毀而完見輪奐之美制其成不日庶慰在天顧茲左海青邱皆是 大明赤子處逃矣出日之國秋毫皆先帝之恩誦列彼下泉之詩苞稂切遺黎之嘆欽惟 神宗皇帝陛下再造東土一視遐民皇恩偏被於箕邦存此數千里封域兵威遠聳於倭寇夫觀六七伐止齊天討方行敢越茲蠹 宗社復奠微禹其魚亦粵 毅宗皇帝當中國已值淪喪救小邦殆同焚溺洪範之師雖卒無績義則周子之赴衛甲申之事有不忍言烈哉國君之死社今日之域試看斯天難諶前王之德不忘

無地可報陪臣文正公宋時烈倡起聖人之學出膺明主之徵海涵胃懷與朱子而同道壁立氣像後孟氏而一人君臣密勿之遭逢千載魚水華夷尊攘之義理一部麟經陰長陽消痛深四海之腥穢日暮途遠益勵十年之膽薪及夫漢先帝之中途殂崩乃慕殷伯夷之西山歸隱寶墨四字倬彼昭回之光茅屋一間有此乾淨之地丁寧臨命之托不流涕非志士仁人慷慨起義之詞將以愧夫真胡種子歲時修楚昭之祭寔出遺民之思書傳至蔡沈而成乃是先生之意衆星拱北章甫聞風而聳聽萬折必東廟額顧

名而思義式至今百餘年所尚有感千萬人心不幸  
正門之告災至有 中宸之登徹追 列朝之故事  
怵然興嗟命守臣而董工因舊而葺惟彼及門之多  
士庶幾入戶而周旋瞻宮牆而彌高永垂來世闢門  
路之大正有光斯文恭殫方寸之忱助舉尋尺之棟  
兒郎偉拋樑東秩秩豆籩西復東倏爾靈風來捲幔  
羽車遙自白雲中

兒郎偉拋樑西遠望煤山落日低三月空山花自發  
聲聲訴恨子規啼

兒郎偉拋樑南巴溪水色碧於藍想來大老絃歌地

羣弟長環七十三

兒郎偉拋樑北四字煌煌萬丈壁衆星環列拱宸居  
半夜長虹明斗極

兒郎偉拋樑上幾架華薨輦似颺忍負 神宗皇帝

恩東人思慕同天壤

兒郎偉拋樑下殖殖其庭勤掃灑君臣大義根於天  
出自虛靈不昧者伏願上樑之後檐楹不朽關扃益  
堅爲萬代之觀瞻青山動色詔百神使呵護丹楨增  
輝霞盖雲旗之往來永作妥靈之所端委縫掖之出  
入毋替報祀之誠

祭文

祭吳士執允常文

嗚呼哀哉自公之亡世無善人豈無善人不如公仁  
余之識公越自兒童數十年間益知始終望之可畏  
鬚髯偉然接而溫溫色笑團圓天之稟賦旣美且好  
慨然發憤早年志道性命之旨仁義之訣其書滿架  
至廣且密沉潛理究絲毫分析若將終身無易其樂  
窮而無命孰知其賢自古聖人道不身傳百世之後  
尚知其德死生窮達爲公奚憾顧公平生少可於世  
愛余甚厚師友托契優游卒歲湛樂庶幾公之逝矣

其誰與歸嗚呼哀哉

祭從氏文

維辛丑九月甲子朔十一日巳酉從弟公轍謹具香  
茶致祭于從父兄通德郎公之靈嗚呼公乎余年尚  
少閱世未多然而哭鄉黨父老之死者甚衆其或善  
人君子志氣偉然相見幾時後先零落雖在交遊猶  
可傷惜况若諸父諸兄平居笑談康壯飲食以相慕  
悅一朝溘然文第相續則又何其可悲也嗚呼公乎  
往吾家盛時皇考文清公壽考叔父縣監公暨從父  
兄郡守公父子皆無恙公方周旋其間問學日進名

聲日達世皆知公爲名門之賢子弟而公亦銳意奮發思欲一施於當世同時之士莫不歛衽而期望忽忽十數年之間人事之變有不可言者矣嗚呼公乎才質足以任經綸文學可以需黼黻金門玉堂將不日而翱翔矣柰何使窮阨其身催奪其年荒山宿草長往而不返鬼燐螢火同歸於澌腐耶嗚呼公乎窮達數也死生理也是皆不足以爲公悲而天道無常爲善而無報則所以俯仰流涕慟哭而不能已者匪獨一家之私嗚呼公乎尚饗

祭金國器

載璉

文

哀哀如國器者而止於斯耶謂其材志可以有爲謂其文學可以必傳而止於斯耶天之不必福善人久矣豈今於國器始知其如此自古稱賢而無壽者必曰顏淵賈生世之賢者不獨顏淵死者不獨賈生而至今人猶悼惜而不已者以其德行事業猶有見於世彼顏淵者居於陋巷終日不違曲肱而臥而已而幸得聖人而爲師故其曰回也不愚賢哉回也又曰三月不違仁而及其死而有天喪予之慟雖其身不幸短命而其道之足以自傳者以此若賈生則其所設施於當時者雖未盡其所學而觀於一歲中超遷

至大中大夫又其所陳略已施行固不可謂不遇矣  
况其所著述五十八篇其書甚具若其吊靈均之文  
鵬鳥之賦千載之下尚令人想見其爲人其道亦不  
可謂不傳矣而若國器者余不敢比擬於顏淵其視  
賈生常自以不足者而其所遇之相反如此又不知  
後之視國器如今之知顏賈耶則余之哭國器者非  
徒惜其無年而悲其人之不幸而止於斯也

祭朴山如

南壽

文

嗚呼哀哉余與子交自弱冠時中間遊事動輒追隨  
脩日朗月與子圍碁名山大川與子哦詩及論古今

金石鼎彝評書品畫焙茶焚香余必待子子不余藏  
詼調談辯志氣文章爭相後先所至徜徉曩余山南  
適有奉使握手贈別強壯自恃謂暫乖離久當合并  
事今反此理實難明子性狷剛中多機變尤於事物  
圭角自見余脆而弱每被子譴久而歡笑兩忘是非  
凡今之遊知子無幾殯殮送葬余雖不臨撫孤恤家  
銘在中心跋涉千里薦羞侑文已矣子兮聞乎不聞  
嗚呼哀哉

祭黃大學士

景源

文

維歲次某年月日具官南公轍謹以菲薄之奠致祭

于大學士江漢黃公之靈嗚呼哀哉天不憖遺公今  
云亡者舊凋零文章遂喪搢紳之嗟行路之傷矧伊  
小子之顛蒙幸以先人之故猥蒙國士之遇出入門  
屏垂二十年荷獎拔於宿素所以彷徨涕洟薦一竿  
而悲訴嗚呼哀哉昔在 元陵公初登第金門玉堂  
進步方銳暨吳李而同朝煥黼黻於皇猷含英咀華  
探玄鈞幽奮如雷霆之震浩如江河之流珮王之鏗  
鏘籩豆之燦爛清廟琴瑟一唱而三歎逮夫中年多  
故退處江上嘗懷痲疾之憂愀然望遠而想則倏自  
變於聲調幽鬱嗚咽則嫠婦孤子之哭聲山谷響應

窈窕蕭瑟則嘯風號雨之驟至崖石裂崩公之於斯  
術可謂盡其能事矣是以當 聖明卽阼之初首入  
內閣爲學士 兩朝遭遇之盛無間於終始嗚呼哀  
哉自尼聖絕筆於獲麟而後儒或譏其斷爛今公之  
生也適值天下之一亂慨然奮筆敘自弘光訖永曆  
十有六年之事自以述春秋尊王攘夷狄之義公於  
是乎其功尤偉矣然而世人之嫌疑旣深其書終不  
可以出則後乎千載之人誰識公之苦心之如此嗚  
呼哀哉公沒之歲某官于嶺寄書千里自傷期頽之  
限迫眷眷學業之相警翰墨未乾凶音遽承緬今古



而增懷淚漣漣而沾膺嗚呼哀哉尚饗

祭吳大學士

載純文

維歲次甲寅十一月壬子朔十六日丁卯 奎章閣  
檢校直閣南公轍等謹具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大  
學士醇庵吳公之靈嗚呼哀哉我思吳公公實仁人  
寡笑與言頎而長身方其在世不見運動及其既沒  
人孰不慟公少卓犖抗志不羣力追秦漢發而爲文  
含英咀華瓊琚放聲晚登 王朝仕久未成人動我  
止衆文獨樸 上知其賢擢置內閣授以銓衡侈以  
文硯花之方榮色不加衒服之方華容不加飾味其

無味獨守澹泊人曰公迂公亦自迂人曰公愚公亦  
自愚士始發軔罔不自好逮到要津始多迷道公學  
知經不事機括是以終始如玉無缺歲行在子公不  
少遲哀榮禮備行路嗟咨况如吾徒周旋既多紛如  
泣涕愕如之何酉樓曝書內園餞梅昆明霜露錦帆  
溯迴僚屬咸集語不離公公昔不言言必有中公昔  
不戲溫然其色有公則肅無公不樂肉在于俎酒在  
于床公其聞否殄瘁之章嗚呼哀哉尚饗

祭金相國

履素

文

司

譯院

致祭

與趙

判書

尚鎮

聯名

古難大臣匪才而器惟是之求克稱厥位便儼爲技

紛更爲智競相嫺飾豈無可悅以此任重鮮不顛跌  
公惟質直不驚於外無方不廓而度孔大公家烜赫  
自文正顯文忠承之忠獻惟踐烈烈忠獻死于宗  
國惟忠惟孝卽公耳目累孤累卿爲國柱石地高易  
驕位亢則淫觀公平生赤子之心木訥剛毅古人似  
之坦然不苟確乎自持雍容巖廊摺笏垂紳文華才  
諳世亦有人進退其間公則肫肫逮公登庸上愈  
倚毗匪直公賢喬木之思竊嘗論之禍福死生不待  
百年公議乃明維此榮祿先公所詒保之全之聖  
主之私知公者君難誣者天爲相五載疾病連縣

不見其功遺風肅然吾儕不佞聯武象院公殯三月  
如覲其面援例操文登公之筵公其聞乎有淚漣漣

祭從姪惟人文

哀哉惟人胡爲而死耶老母在堂無他兄弟孰令養  
之而遽爾死耶少妻稚子環泣于床冀幸其須臾之  
命其忍捨之而至於死耶奚仇室家若濕衣斯奚怨  
閭井若敝屣斯子之病也余臨視之垂絕之言一不  
及私而念及宗祀屢顧嗟咨子之沒也余又夢之琅  
琅之音宛宛之儀如疇昔之爲樂而未見其憂戚之  
容繾綣之辭豈子之心傷盡憂虞欲其久於人世而

其於命何抑清快脫落淵靜冥漠如蟬之蛻如水之復如旅人之獲歸如擔夫之得息知死者之可樂而不知生者之慟毒耶子之心胸錦繡珠玉子之言行鬼神臨之生而親戚依以爲命死而朋友如哭其私若是者在家可以世其美矣在朝可以善其俗矣而天不姑釋一士旣阨其生又置之死家運之否矣世道之厄矣慟哭流涕何嗟及矣子之文章超羣絕俗尤於議論如刃破竹子旣不數數著書而嗣子尚幼又誰肯點竄收錄以卒其不朽之托使惟人之行之文而其遂淪沒也則凡爲善者尚何望於世也嗚呼

哀哉哭人三世昔人所悲今余哭子之三世於家庭之內而况子賢淑乃至於斯則其悲尤可知也嗚呼哀哉子齒少余二歲之暮子今逝矣我行且衰其留在世又與幾時臨風揮涕侑以文辭

祭外舅觀察使韓公文

維年月日 奎章閣直提學南公轍謹具薄奠祭于外舅故觀察使廣庵韓公之靈嗚呼哀哉自余入公之門二十有九年中間人事之所推遷可喜可悲者何可勝道余少孤苦無挾自恃交游旣廣名浮於實公輒戒余以斂身藏密余少不羈抵掌譚論肩視馬

韓自以無前公輒勉余以俯首功令以就祿仕而養親以至一飢一飽一得喪一憂樂皆公所與休戚而中年遭際驟躋高顯則公又蹙然攢眉不以人之所榮者爲榮而反以爲懼蓋公之愛余者甚至而余之負公者甚多嗚呼哀哉自世之降人物之生亦隨而弊士大夫風教日鶩於功利而間或有自好之人方其得意之際表裏迥異貞黷驟變巧僞虛誕之論又肆行而無所忌諱獨公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論曰天之生人人之應萬事直而已清高如秋鶴之竦立貞固若寒松之耿秀人不得攀援而物無以累汙故

自在韋布小官已負正人莊士之名於一時學術真切而不能安於小枉政事簡易而常自持以大體是皆有得於高人長者之風豈夫人齷齪頑鈍之規模是以當 正宗大王之末年受知特達將使展布其素學而表準於流俗者不止於所止而公遽卒矣嗚呼哀哉昔我先君子之致政而歸也寄意於公最深至屈年位而友之及其臨終眷眷托以不肖公嘗自處以蘇之於歐方之於宋推其平日嚮慕之心而施之以撫摩教誨之恩者不但爲通家婚姻之誼而已持已之堅確見理之明截人倫之篤厚風流之弘長

世不復有此賢矣顧後死踽涼將何所依仰而庇賴也耶跋涉東來見公諸孤諸孤痛哭曰此舊人雖無以報不辱公知夫人具饌小子作文臨風反袂一慟千古圖書在几琴鶴無恙嗚呼哀哉尚饗

祭黃述翁

鍾五文

余初弱冠遊于庠學時與君遇一見相得肌比玉雪目如巖電名馳遊廣士爭知面 正宗盛際右文爲治探花命題臨殿試士惟我暨君山如國器咸稱才雋擢羣拔類或於其間有不得志自立標目毀隨名至君氣愈豪弗挫弗沮書疏提挈旬日爲踈君在湖

上我往從之山如先至國器踵隨青嶂螺鬟波如琉璃扁舟容與我酒君詩我醉先仆君吟不輟覺乃整衣花積如雪少焉日暝漁譔互發山月漸高棲鶻磔磔豪興迭挑脫落巾襪踞船濯足以股相加二子忘形以哭以譔痛飲不止杯倒銀河江山漭闊餘無物累吾儕未衰遽失朴子金縻寸祿棲屑沒齒君懷悲鬱萬言哀誄維歲白露君遊道峯余又策驢自楊而從線路縈迴時與颺逢相顧微吟捨騎而筇萬仞危壁金削芙蓉仰見叫絕欲往窮奇余執君手毋涉險危君云旣始屢止不膺手也金繩絙腰而登余立其

下心爲惕兢夕返禪寮向人自矜君貌雖歇君氣不  
崩始乃愉悅自覺少壯持此邁往勇誰與敵余出湖  
南君餞于郊書扇贈別把盞論交語及二子風雨瀟  
瀟君成進士余入于朝誤被擢用叨塵內閣十數年  
間君益落拓不變者心或阻以迹君曰同儕不死則  
達非生而窮我傲安設布褐雖敝言縱曾豁非志之  
剛何以及此君之文詞博無涯涘筆放墨飽謂無踰  
已猥獎余文深得太史逮君喪子屬以銘誌我豈著  
作不負託寄會未踰歲君遽厭世交遊難得中夜寤  
涕賢而且阨身與命戾孰勸爲善孰勸爲藝方君計

至從 上祠官斂不視含葬不撫棺幽明之間實慙  
古人今來奠學祇益傷神

祭著庵俞公 漢雋 文

公氣豪而雋辯宏博無涯涘證據古今率常使四座  
傾聽爲文章包括衆長運以匠心全涌恣睢高而爲  
削壁流而爲長江鉅海變化爲龍虎不測駕秦漢跨  
諸子可以垂不朽而無疑公如此足矣時之遇不遇  
又何足云也公少師我先君子其心慕之至老不衰  
嘗自比東坡之於歐陽六一忠公矣今年春余拜公長  
興坊第公出示其白

吾少時爲文患蹇

溘子之先公教

中國策既熟覺奔放

不可禦矣先公又教言六心然後文有氣有法吾於先公有文章知遇故吾之所爲詩文亡慮千百篇而凡爲先公作賀序堂記銘贊祭文者最爲得意作子不可以不知嗚呼公今亡矣言猶在矣每想其莪冠博衣恂恂然長者乎而不可復見矣酌之以酒公不醉矣臨風一哭淚橫落矣

金陵集卷之十四

